

以文为媒激活发展动能

王仁康

岚河水声潺潺,带着这片土地的呼吸;文脉传承悠悠,映照出时光深处的印记。

1月13日,岚皋县政府组织召开岚皋散文集《小城岚皋云雾飘》首发暨“写岚皋”工作座谈会,众多本土作家、文化学者围坐一堂,漫谈岚皋山水中蕴藏的人文记忆,共话文旅融合背景下县域文化的传播路径,为岚皋未来发展凝聚起深厚而明亮的思想底色。与会人员对岚皋散文十年如一日扎根乡土、笔耕不辍,以文学抒写乡情、传播岚皋的执着情怀致以诚挚感谢与高度赞赏,并围绕岚皋县文学发展畅谈了诸多想法与建议。

传奇岚皋有养分,值得书写

文艺创作总是偏向那些蕴含丰富养分的沃土。岚皋就是一片有温度、有故事、值得深耕的热土,是一个有“养分”的地方。

近年来,岚皋县积极推动“写岚皋、唱岚皋、画岚皋、舞岚皋、播岚皋”文化实践,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涌现出一大批精品力作。例如,“写岚皋”的代表有散文集《小城岚皋云雾飘》;“唱岚皋”通过《岚皋唱》征集发行原创歌曲16首,其中2首入选省级旅游歌曲选拔并传播至海外;“舞岚皋”在各类文旅活动中展现了“巴文化”与岚皋的人文之美;“画岚皋”通过书画作品集呈现了岚皋形象;“播岚皋”则借助短视频平台将岚皋之美传向全国。

岚皋的“养分”,体现在地方、人民与发展三个方面。岚皋被誉为“传奇岚皋”,其“好山、好水、好区位,

有晒、有养、有传奇”的特质,不仅源于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更在于当代人正书写着发展的新篇章。岚皋人民展现出敦厚、果敢、正直、开放的“巴蜀”民风与好客品质。这里的发展始终围绕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岚皋更加宜居宜业。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事,都值得像黄开林这样的写作者去讴歌、去传颂。

岚皋文旅大发展,需要书写

文旅产业是岚皋发展的首位产业与头号工程,而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山水的灵性,离不开人文情感的赋予。没有文化,山水仅是寂静的自然存在;有了文化的浸润,山水便有了灵动的内涵。岚皋的南台山、蜡烛山等自然景观,与周边地区相比各有特色,其真正差异在于文化底蕴——“巴文化”“汉水文化”“移民文化”等为岚皋山水注入了独特魅力。

岚皋文旅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游客倍增,迫切需要文化赋能。文化需要载体,写、唱、画、舞、播都是具体的承载形式。优秀文化作品能够有效传播地方形象,例如《魔芋姐姐》《汉水大道》《小城岚皋云雾飘》等作品,以及描写南台山创建国家AAAAA级景区的词作品《满江红》,都是文化赋能的生动体现。文旅发展需要更多描绘岚皋自然之美、诠释岚皋人文之魂、记录干部群众奋斗故事的时代作品。只有文化的根基越扎越深,旅游的枝叶才能愈加繁茂。岚皋县委、县政府将持续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

好环境。

与时俱进新阶段,多出精品

关于文艺精品的创作,我们通常会把握三个要点:文以载道歌盛世、喜闻乐见记发展、用心用情写春秋。文以载道歌盛世,要求创作承载时代正道与核心价值,歌颂新时代、歌颂党的领导与人民的生产生活。

喜闻乐见记发展,强调创作应与时代俱进,契合当代审美。例如,中央电视台对岚皋的描绘既展现了山水之美与民俗韵味,也体现了时代活力,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当前创作应更聚焦当代,通过报告文学、纪实、侧记等文体,生动记录岚皋在移民搬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的鲜活故事。

用心用情写春秋,是创作能否打动人的关键。真情实感是作品的灵魂,能打动自己,才能引发读者共鸣。同时,创作应鼓励文体多样性与个人特长的发挥,让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百花齐放。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例如将南台山相关建筑命名为“南台仙境”,打造“南台古道·武林大会”,推出“巴山秋池”文旅品牌等,都是结合地方文化底蕴进行的成功探索,既符合时代要求,也彰显了岚皋的独特魅力。

当下优质创作,未来将成为珍贵历史。岚皋将继续支持各类文艺创作,推动更多精品问世,为地方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系岚皋县委副书记、县长)

民俗焕彩迎新春

通讯员 张辉

“咚咚锵!咚咚锵!”伴随着激昂的锣鼓声,汉阴县城关镇中坝村文化广场上的“威风锣鼓”排练不仅奏响了新年的序曲,更凝聚起辖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连日来,为展现锦绣汉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汉阴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各镇开展了系列文化活动排演。舞狮、彩船、戏曲、歌舞等多种形式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新春佳节酝酿出浓浓的年味。

正带领年轻学员一丝不苟地打磨节目细节。汉阴特色的“汉阴子”“汉阴花鼓”“汉阴花船”等传统民俗舞蹈动作被反复锤炼,老艺人们手把手纠正步伐与手势,力求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融入更具观赏性的编排。唢呐、锣鼓等民间乐器的合奏练习铿锵有力,节奏明快,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剪纸、刺绣等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环节也在设计中,届时将让观众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除了传统民俗节目,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还精心编排了兼具时代气息与乡土特色的文艺作品。城关

镇长乐社区的舞蹈队身着统一服装,在音乐声中舒展身姿,排练着反映邻里和睦、美好生活的广场舞;东南村的戏曲爱好者们围坐一堂,字正腔圆地演唱着《站花墙》等经典选段,婉转的唱腔传递着对新春的期盼;五一村的村民们则自发组织了三句半表演,将乡村振兴、文明新风等内容融入台词,语言朴实幽默,充满生活气息。“我们的节目都是大家自编自导自演,既接地气又有意义,希望通过表演展现汉阴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创作三句半的吴大刚笑着说。

在平梁镇集镇社区的排练现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舞龙舞狮表演的筹备。“祥龙献瑞”队员们攥着彩绘龙身的竹骨把手,在空地上排成蜿蜒长龙。负责龙头的队员沉稳腰膝,双臂稳稳托住近5公斤的龙头,随着鼓点“咚——咚——锵”的节奏,率先舞动龙头朝左上方腾起,龙角上的红绸穗子划出一道亮丽的弧线。身后的队员默契跟上顺势扭动腰肢,10多米长的龙瞬间“活”了过来。“火狮子”队员们则头戴色彩斑斓的狮头,身着喜庆服饰,在锣鼓的指引下默契配合,时而威风凛凛地腾跃,时而憨态可掬地嬉戏,将狮子的各种神态演绎得惟妙惟肖。舞龙舞狮作为汉阴非遗瑰宝,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向往,今年将在新年展演中融入更多互动环节,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确保新年文化活动高质量呈现,汉阴县文化和旅游局成立了指导小组,统筹协调排练场地、时段安排、后勤保障等事宜。各镇文化站的专业干部深入各排练点进行艺术指导,从节目创意、形式编排到舞台表现,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各镇村负责人积极动员,广大居民踊跃参与,形成了“干部带头、群众主导、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虽然排练有点辛苦,但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想着能把最好的节目在新年时演给街坊邻居看,特别有劲头!”城关镇参加舞蹈排练的居民李阿姨开心地说。

据了解,此次新年文化活动排练覆盖全县10个乡镇,参与表演者全部来自民间文化艺术团体和业余爱好者。他们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参与,在排练中增进邻里情谊,传承民俗文化。这些精心打磨的节目将通过“社区春晚”“村晚大联欢”等形式集中展演,还将开展义写春联、非遗展销等配套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化盛宴。

雪地上的脚印浅得很,只有护林员去后山的路,茶农回村的道留着几行细痕。山尖的雪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像给这山坳戴了顶皇冠。雪化了,茶会老,但双龙镇的根还在,在茶山的绿意里,在茶农的期盼里,在每一个“等春来”的盼头里。

日子就这么过着,如雪后的茶芽,暗自攒着劲儿。待到春风拂过,便冒出新绿,像所有被雪覆盖的土地一样,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生命从未停止生长。



舞狮排练

冬日的宁陕,宛如一幅静谧而灵动的水墨画,被秦岭的群山环抱,静谧而安详。寒冬腊月,一场大雪为山城的每一寸土地披上银装,处处弥漫着冬日独有的韵味。

县城四周的山,如秦岭温柔的臂弯,将小城紧紧拥在怀里。群山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银装素裹,静谧无声,仿佛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玉雕。山峦起伏,雪线勾勒出柔和的轮廓,每一座山峰都像是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松柏在雪中挺立,枝头挂满冰凌,如大自然给予的水晶珠饰,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阳光洒在雪地上,反射出柔和的光晕,整个山间宛如仙境,显得静谧而神秘。清晨,山间弥漫着淡淡的雾气,仿佛大自然为这片土地披上了一层轻纱。雾气在山间缓缓流动,与积雪交融,营造出一种朦胧的美感。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打破了宁静,却又增添了几分生机。

穿城而过的长安河,静水流深,是宁陕灵动的脉搏。在寒霜与冰雪中,河面变得坚硬而平整。河畔的芦苇被雪覆盖,只留下白色的轮廓,随风轻轻摇曳,飘落一串串飞絮。河边的石头被冰雪包裹,淙淙流水间凝结出晶莹的冰凌,像是天然的艺术品,妙趣横生。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河面上,清冷的水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像是无数颗钻石镶嵌其间。滨河公园的晨练者依然坚持锻炼,他们的呼吸在寒冷空气中化作白色雾气,为这寂静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活力。

沿河而建的街巷,一片热闹景象。一辆辆小汽车沿路停放,如一条长长的车龙。一盏盏路灯挺立路边,悬挂着红红的灯笼,灯杆上刻着一首首唐诗,吸引路人驻足观看。新改扩建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沿河栏杆点缀着闪烁的灯带,一盏盏淡黄色壁灯均匀分布,灯光映照在栏杆上,倒映在河面,依稀留下“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韵味。车灯、路灯与商铺橱窗的灯光将街道照得亮如白昼,熙攘人群穿行其间,为寒冷冬日增添了几分暖意,勾勒出一幅山城人民美好生活的图景。

宁陕县城最热闹的地方还要数后街啦。冬季的后街充满人间烟火气,街边仿古建筑纷纷挂上红彤彤的灯笼,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小吃摊前热闹非凡,热气腾腾的烤红薯、糖炒栗子、烤玉米散发出诱人香气,吸引过往行人。火锅店、烤肉店里热气弥漫,人们围坐一堂,享受美食带来的满足感,火锅香气扑鼻,烤肉滋滋作响,别有一番人间烟火气。

广场与体育场,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音乐响起,跳舞的人们随着节奏跳起欢快的舞蹈,笑容满面。孩子们追逐嬉戏,欢声笑语回荡空中。一场大雪过后,广场中央的积雪被孩子们堆成一个个可爱的雪人,为寒冷冬日增添了几分童趣。体育场内,篮球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年轻人在球场上奔跑跳跃,汗水在冷空气中蒸腾成雾气。观众在场边呐喊助威,为比赛增添热烈氛围。体育场外的跑道上也人潮涌动,人们奔跑锻炼,挥洒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宁陕,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96.24%的森林覆盖率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被誉为“中央水塔”“陕西绿肺”“天然氧吧”。在这里,人们享受自然的馈赠,感受四季的美好,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老人在滨河公园运动

百花齐放春满园

通讯员 晓红 华子

2025年年末,诗人姜华以《月光落在工牌上》《入长安》两组诗分别荣获第二届全国新工业题材诗歌大赛二等奖与首届河南诗歌奖“十佳诗人奖”,为旬阳2025年的文学创作画上圆满句号。

欲乘风越峰峦,直挂云帆济沧海。2025年,旬阳作家群坚持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创作导向,深耕文学沃土,厚植人才根基,推进精品创作,勇攀文学高峰,呈现出“众雁高飞头雁领,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繁荣景象。

秦时设关,西汉置县的旬阳,坐拥秦巴山水,怀抱汉江江河,太极之城堪称华夏一绝。生活于此的作家无疑是幸运的:秦巴山水赋予其厚重,江河奔流赠予其灵感,神奇山水舒展其诗笔,多元文化拓展其视野。一年来,旬阳作家共创作各类作品3000余件,80余件作品在国内征文活动中获奖,会员出版文学专著7部。600余件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等报刊。

诗歌创作高歌猛进。旬阳诗歌在安康乃至全省独具风采,芬芳远播。以姜华、李小洛、鲁绪刚等省作协会员组成的第一方阵驰骋诗坛;以向鹏程、张涛、王慧、常正安、鲁莹莹、吴锦瑞、胡一帆等“80后”“90后”“00后”为代表的青年梯队诗境通透、气象不凡。全年共有500多首诗作发表于《文艺报》《解放军报》《诗刊》《诗选刊》《星星》等报刊,90余首入选《2025年中国诗歌精选》等20余种年度选本。姜华、鲁绪刚、吕付平、白公智等人荣获国内奖项60余个。马志高出版首部诗集《诗枕蜀河》,徐强诗集《赤子情怀》待出版。

散文创作稳步提升。2025年共创散文300余篇,其中百余篇发表于各大报刊。赵攀强散文屡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夏崇庆散文集《永远的黄飘带》与杨志勇散文集《牛山意象》相继出版,郭华丽散文集《最是人间》即将付梓。

长篇小说异军突起。旬阳籍作家孙扬、陈德智、张晚强、陈和强、程根子、杨才进、黄振琼等人共同推动长篇小说创作风生水起。2025年,孙扬的《黑山虹》,陈德智的《乡约》,张晚强的《城建风云》,陈和强的《月亮湾》及莫伸撰写的旬阳的长篇小说《王院记事》相继出版,反响热烈。此外,陈德智《罗宏先传》,孙扬《黄桷树》,黄振琼《在村上》,杨才进《椒木园》,程根子《金石记》6部长篇小说已经完稿,有望于今年出版。中短篇小说创作亦有突破,陈和强的《柏君本记》发表于《今古传奇》,程根子、吴有臣等人的作品登上《延河》《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刊物并屡获殊荣。

农民作家独具风采。以程根子、马志高、柯常安、杨才进等为代表的农民作家群,凭借深厚的乡村生活积淀,成为书写农村、讴歌变迁的重要力量。程根子已出版《金太阳》《石榴花》两部长篇及小说散文集,第三部长篇已完成;杨才进出版70万字长篇《蜀河口》,另有两部待出;马志高、柯常安均出版个人诗集。他们的作品接地气、语言质朴,广受读者欢迎。

平台助力共谱华章。一年来,旬阳融媒、旬阳文旅、旬阳文艺等平台推送文学作品1200余件,推介文艺人才110余人;市文联、作协全年组织开展“文艺六进”采风、征文、研讨、培训等活动30余场,为作家深入生活、提升技艺、拓宽视野提供持续动力。

放眼旬阳大地,文学创作热潮似奔腾江河、绵延峰峦,在时代东风中蓄力扬帆,向着更广阔的艺术境界与精神高地不断进发。

半山晴雪待春芽

王恒

暮色漫过青龙寨的峰脊时,雪粒儿开始簌簌坠落。汉滨区双龙镇的雪是带着点脾气的,初时如柳絮轻扬,转眼便裹挟着北风呼啸而来,将方家河与马家河两岸的茶山覆成素白;低处的老街、河岸仍袒露着些许绿意,倒显出“半山晴雪半山绿”的层次感。镇口那株青檀树披着雪髻,枝丫间悬着冰凌,风过时叮咚作响,恰似岁月遗落的银铃,替这山间记下岁末的轻响。

镇子位于秦巴山坳深处,安岚高速的车辙在雪地上只留下浅浅的印痕。往北望是瀛湖的远波,往南直指南官山的余脉。老街的青石板未曾全部被雪盖住,露出的部分映着晚霞,像撒了把碎金。镇头小卖部的章叔正收摊,塑料布上沾着雪粒,他抬头笑道:“瑞雪兆丰年,好着呢!”

在谢坪村,层层叠叠的茶垄覆了层雪,像给茶芽盖了床薄被。茶农们裹着棉袄,胶鞋碾过湿软的土路,咯吱声惊起几只麻雀。有人蹲在地畔,用食指拨弄茶枝头:“雪薄好,不压芽,清明前的‘陕茶1号’就能发得更好。”雪粒簌簌落下,露出底下鹅黄的芽尖。人与土地,就这么互相照应着。

离茶山不远,是后山的玉龙宫。洞口石阶被扫得很干净,木枝斜倚在岩壁上,枝丫上的积雪簌簌落入石缝里。洞里的钟乳石泛着温润的白,像浸了水的玉;石笋从地面拔起,顶端圆润如珠。

山脚的小院门前,吴大爷正用竹耙归拢晒干的菜,雪粒落在箩筐里。他抬头望了眼山尖的雪:“听人说,现在镇上正合计着把‘十里香河’拾掇拾掇,种上桃林,将来春天能看花,夏天能乘凉,那可美着呢。”话音未落,民宿老板谢大哥拎着陶壶从屋里出来,壶嘴冒着白汽:“那可不行,我的民宿到时候说不定天天都爆满。”他倒茶时手腕轻转,叶片在盏中慢慢舒展,清香里浮着点蜜甜。这茶里泡着的,是山的高度、水的温度,也是日子的盼头。

夜深雪霁,月亮爬上星空,把山尖的白雪、



雪落双龙